

案海搜奇

# 婚礼上,毒贩新郎被戴上了手铐

2024年5月9日,在山东省泰安市某酒店内,一场婚礼正在举行,令人没想到的是,公安民警来到现场,走到新郎面前,向他出示了刑事拘留证,并给他戴上了手铐。“我对不起你。”新郎韩某对着新娘掩面痛哭道。

10月22日,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韩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五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

## 为准备结婚重操旧业

初中毕业后,韩某就放弃了学业,辗转广东、云南多地打工,其间接触到了贩卖大麻的门路。2018年,刚满20岁的韩某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21年,刑满释放后的韩某前往嘉兴打工,结识了李某,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韩某也因此回归了正常生活。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的婚事提上了日程,经商议,他们决定于2024年5月回韩某老家举行婚礼。

随着婚期临近,备婚和生活的各项支出让韩某感到了经济压力。着急赚钱的他,想起了来钱快的“旧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韩某发现自行种植大麻投入较小,收获后再进行销售,获得的利润更大。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韩某通过境外软件自学大麻种植技术,并购买了大麻种子。2023年11月,他开始在室内尝试种植大麻,半年后收获



“我问他家里种的都是什么,他说是药材。他还说我刚拿到驾照要多练练,让我开车带他去无锡,说是陪我练车,我哪知道他中途下车说去上厕所,其实是去埋毒品了。”

了可供吸食的大麻。

## 好奇过后选择报警

“上海、嘉兴、杭州、苏州周边,蓝梦S(圈内暗语,指大麻的种类属性)百个起埋,走担保。”2024年4月,一条发布在外网大麻交流群内的置顶广告吸引了小张的注意。

小张经常浏览境外网站,因此接触到了大麻交流群,并一度对大麻心生好奇。通过这条广告,小张联系到了发布售卖信息的韩某。

“无锡能埋吗?能的话我就下单了。”

“可以,当天下单,二十四小时内给地址,走担保。”

几番交谈后,韩某和小张顺利达成交易,双方决定按照圈内交易惯例,由交流群群主“坦克”作为中间人对交易进行担保。收到小张的转账虚拟货币848USTD(折合人民币6150元)后,“坦克”通知韩某可埋包。韩某遂前往无锡,随机选择地点埋藏大麻包裹,并将埋包位置拍摄成组图发给“坦克”,后“坦克”将埋包照片转发给小张,由小

张自行取货。而小张先前支付的虚拟货币,在“坦克”抽取10%手续费后转账至韩某账户。

整个交易过程因大家的在线时间不同而拖延了三天。三天的时间里,小张从一开始的跃跃欲试,到后来的迟疑害怕。当收到“坦克”发来的埋包照片时,小张意识到自己买到的可能真的是大麻,“这是违法行为”。

犹豫再三后,小张拨通了110报警电话。2024年4月26日,小张在公安机关的陪同下,根据照片在某工厂墙边的电线杆下找到了被层层塑料袋包裹的大麻,经称量、鉴定,共计59.08克。通过细致摸排侦查,公安机关迅速锁定了卖家的真实身份信息。5月9日晚,公安民警远赴山东,将正在举行婚礼的韩某抓获归案。

## 通过照片挖出毒品

“我买了10颗种子……”审讯中,韩某不经意的一句话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10颗种子的产出应该远不止50余克大麻,那剩下的大麻去了哪里?

在审查案卷时,检察官注意到韩某与女友聊天记录中有一组照片,该组照片的拍摄内容、拍摄角度都和韩某与小张的交易中出现的埋包地点组图极为相似。这很可能涉及其他埋包贩毒案件,检察机关随即引导公安机关顺着这条线索进一步深挖调查。

“我问他家里种的都是什么,他说是药材。他还说我刚拿到驾照要多练练,让我开车带他去无锡,说是陪我练车,我哪知道他中途下车说去上厕所,其实是去埋毒

品了。”李某同时证明,2024年4月,韩某曾借口婚后想去长沙发展,让李某开车带他前往长沙,到达长沙后,韩某以上厕所为由中途单独下车,返回后发了一组照片到李某的手机上,告诉李某不要删除。

公安机关经分析认为,这组照片拍摄地点高度疑似是另一笔大麻交易的埋包地点,随即赶赴长沙,在照片示意位置挖出了几个包裹严实的黑色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的正是大麻。经称量、鉴定,该处共查获毒品大麻257.58克。面对强有力的客观物证,韩某承认了贩卖两笔大麻的事实。

原来,韩某在完成与小张的交易后,还谈了另一笔“生意”。因急于返回老家准备婚事,在谈妥价格但买家还未付款的情况下,韩某将手中剩余的大麻全部预埋在长沙,并将埋包地点照片存在手机里,准备在买家付款后,直接发送给买家。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韩某在贩卖大麻时,双方使用虚拟货币进行交易,还使用了担保。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检察官认为,该案很可能涉嫌洗钱犯罪。

公安机关及时调取相关证据,梳理出该案毒资由买家账户转入中间人账户,后转入韩某借用女友身份开设的虚拟货币账户,最终提现至韩某女友的微信账户。在客观证据面前,韩某最终供述了洗钱犯罪过程,承认了自己掩饰、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主观心态。2024年7月26日,梁溪区检察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将该案向法院提起公诉。经审理,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宣梦蛟 华雪松  
《检察日报》12月24日

社会万象

## 40支排卵针剂、150支雪茄 导游企图逃避海关监管被查

近日,广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对一架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4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高度一致。海关关员随即进行拦截并进一步查验,在上述旅客的行李中共查获未向海关申报的促排卵针剂40支、雪茄150支。

经进一步调查发现,上述4名旅客为1名导游和3名旅行团游客,所携带物品均为该名导游所有,在通关前该导游将物品分装至其他3名游客的行李中携带入境,企图逃避海关监管。目前,海关已依法对涉事物品作暂扣处理。

**海关提醒:**促排卵针剂属于需实施海关卫生检疫管理的特殊物品,携带促排卵针剂必须向海关申报并接受卫生检疫,未经海关许可,不准



入境、出境。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进境旅客可免税携带雪茄20支,其中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境的旅客可免税携带雪茄10支。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属走私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汪海晏 关悦  
《羊城晚报》12月23日

## “老赖”装富二代交往俩女友 诈骗近百万被判十年六个月

女子周某在网游里与王某“结婚”,以为找到了理想对象,结果却是一场骗局,周某被骗走60余万元。另一女子也同被王某骗走39万余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周某、王某二人在网游里结识,一起并肩作战、打怪升级,甚至在游戏里成为“夫妻玩家”。很快,二人通过微信联系,交往开始从游戏世界延伸到了现实世界。王某在微信中以游戏中的“老公”身份自居,称呼对方为“老婆”。

在聊天过程中,王某有意无意透露出自己是海归高知且未婚,家境优越,家里有豪车和游艇,有司机、住别墅,逐渐将“高富帅”的单身形象植入素未谋面的周某心中。双方在现实世界也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

王某会开着各种豪车与周某见面,还带着周某住在

三亚的别墅里游玩。在王某“富二代”的人设之下,周某放下心中戒备。在后续双方交往过程中,王某开始以自己身份证过期导致支付账户无法正常使用为由,陆续向周某借钱。半年内,周某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向王某出借借款达60余万元。

随着时间推移,债台高筑的周某开始向王某催要还款,结果,王某不仅没有还钱的意思,还不停找理由继续向周某借钱,周某这才感觉被骗并报案。

警方介入后发现,王某不仅已婚生子,还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老赖”,豪车、别墅都是他租赁来的。而且,王某在与周某交往的同期,还交往了另一名女子乔某,用同样的手段骗取了对方39万余元。最终,王某受到法律的制裁。

□高健 肖瑶  
《北京日报》12月23日

# 最高检抗诉! 甘肃马某林抢劫案获改判

刑罚由十年有期徒刑变为死缓

近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马某林抢劫案公开宣判,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将马某林犯盗窃罪改为犯抢劫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减刑,同时赔偿被害人亲属2.7万余元丧葬费。此时,距离马某林被原审判定构成盗窃罪刑满释放仅剩8天。

案件时间要回溯到2015年5月25日。当日晚上,马某林驾车(从堂弟处所借)从甘肃省和政县到临夏市,将沈红(化名)接至和政县。5月26日起,马某林男扮女装在深夜或者凌晨持沈红两张储蓄卡频繁取现共计28.4万元。

同年6月21日,马某林被抓获,公安机关在其家中发现了沈红的储蓄卡及32万元现金,并在附近杂物堆中找到其男扮女装的衣物。同年6月26日,公安机关在将马某林归还堂弟车辆地点附近



2023年11月21日,最高检办案检察官和甘肃省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一起提审马某林。

的一处田埂发现沈红尸体。此外,公安机关从马某林所驾车上发现几处沈红的血迹。经鉴定,沈红系他人以捂压口鼻、套头等手段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2016年9月,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马某林涉嫌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向临夏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沈红亲属向马某林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请求。2018年4月,法院经审理认为,检察机关指控马某林用暴

力手段获取被害人银行卡及交易密码,后将被害人杀害并掩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盗窃罪判处马某林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4万元。临夏州人民检察院认为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提出抗诉,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被害人亲属也提出上诉。2019年6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2022年8月,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检对该案提出抗诉,考虑到马某林涉嫌为谋财而杀人,建议将指控罪名变更为抢劫罪。

在审查案卷过程中,最高检除对原有证据全面复核外,还指导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充分挖掘电子证据的价值,通过对马某林与被害人在案发时段手机信号位置信息进行解析、鉴定等,

认定了案件的关键事实。

最高检检委会会议认为,该案虽系“零口供”案件,但认定马某林为谋财而杀害沈红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证据与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一个封闭的证据链。2023年12月18日,最高检向最高法依法提出抗诉。最高法后指令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

2024年8月9日,该案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开庭。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举证质证,检察官详细阐述了指控的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司法鉴定人员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12月13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以抢劫罪判处马某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

□刘硕 王博  
新华网12月24日

说法

## 被丈夫伪造签名 妻子卷入贷款担保案

银行卡被无故冻结,房屋被查封,还被限制高消费……10万元债务从天而降,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韩某却对这一切丝毫不知情。

2016年11月,包头某金融机构与刘某签订了《富民一卡通授信合约》,授信金额10万元,《最高额担保合同》上署着郭某、韩某(郭某之妻)的名字,意味着二人自愿为刘某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后因刘某并未依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某金融机构遂将借款人刘某及保证人郭某、韩某一并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韩某被判令对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直至该金融机构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韩某才得知自己已背负巨额债务,成为被执行人。韩某表示自己不认识刘某,也未签订担保合同。

2022年5月,韩某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向包头市九原区检察院申请监督。审查期间,九原区检察院委托司法鉴定部门对担保合同中韩某的签名笔迹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认为担保合同中韩某的签名笔迹与韩某本人的

笔迹不符。该院后经调查,韩某在担保合同上的签名是其丈夫郭某代签,且法院开庭的传票也是由郭某签收,韩某对此一无所知。

2022年8月,九原区检察院依法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后依法裁定再审。2023年12月,九原区法院作出新的判决,改判韩某无须对刘某的1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韩某所涉“假担保案”并非个案,检察机关经调查发现,郭某与某金融机构签订了10笔借款担保合同,涉及100万元借款,每一份合同上都伪造了妻子韩某的签名。借款人仅归还了其中70万元,剩余30万元某金融机构经催要无果,便将韩某一并诉至法院。

九原区检察院以此系列案为切口,发现了6起涉及伪造担保人签名、虚构担保事实的金融借款纠纷案(含韩某作为担保人的2起案件)。九原区检察院一并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并与法院一道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

□于莹莹 刘梦琪  
正义网12月18日

法桥

## 员工变“股东”“入股合作”能规避劳动关系吗?

近期,有公司打着“入股合作”的幌子与员工签订合作协议,但这些劳动者并未享受到股东应享有的权益,工作时间、管理模式、薪酬待遇等与普通员工无异,公司这样做可以规避劳动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责任吗?近日,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公布了一起用“投资协议”规避劳动关系的案例。

张某为某幼儿园员工,与该园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又与该园签订了“投资协议”。后因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中产生纠纷,张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幼儿园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产假期

的工资。仲裁庭支持了张某的请求。幼儿园不服,认为双方签订了“投资协议”,不存在劳动关系,起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股权关系与劳动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互不相关也互不排斥。劳动者投资持股后如果仍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仍将提供劳动并获得劳动报酬作为其稳定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人身及经济依附性未发生实质转变,双方依然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投资入股”为由否定劳动关系,法院不予支持。

### ● 释法

合作协议与劳动合同有何区别,合作协议是否能代替劳动合同?

对此,北京律师程阳表示,二者性质不同,不能相互代替。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合作关系强调法律平等性。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是为了获取劳动报酬,而合作关系则是建立在投资获利的基础上。二种关系在风险负担和收益获得中也存在差异。

程阳认为,区分劳动关系与合伙关系的关键,不在于双方签订了什么名称的合同。“判定争议双方是

否存在劳动关系,需要从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报酬方式、是否接受公司管理等方面综合判定。协议中如果约定当事人有雇佣劳动者为其提供劳动之意,约定劳动者可以获得“基本工资”“业绩”等报酬,或者规定所发工资与出勤天数密切相关等相关条款,都是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劳动者在签订合同时,应核实清楚合同主体、用工形式、工时模式等条款,并保留好工资支付凭证、“工作证”“服务证”等证件,以备不时之需。”程阳说。

□邵亚章  
《云南法制报》12月20日